

翻译美学视角下的《树泪》英译本

黄明敏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广东 深圳

收稿日期: 2023年10月18日; 录用日期: 2023年11月28日; 发布日期: 2023年12月7日

摘要

《树泪》是陕西作家红柯的一部优秀短篇小说, 小说描写了新疆的风土人情, 体现了文学语言和口头语言相结合的特色, 这部小说由胡宗锋与罗宾·吉尔班克译为英文作品。作为短篇小说, 《树泪》的语言同时具有语言凝练及浓厚地域风情的特点, 并有着一定美学价值, 这也给翻译工作带来了难度。本文从翻译美学的角度出发, 由“准”、“美”、“精”三个方向分析《树泪》英译本的翻译美学体现。

关键词

红柯, 《树泪》, 短篇小说, 翻译美学

The Analysis of *The Tears of the Tres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Aesthetics

Mingmin Hua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Guangdong

Received: Oct. 18th, 2023; accepted: Nov. 28th, 2023; published: Dec. 7th, 2023

Abstract

The Tears of the Trees is an excellent short story by Hong Ke, a writer from Shaanxi Province. The short story unfolds the local customs of Xinjiang and embodies the features of literary language and oral language. This short story i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Hu Zongfeng and Robin Gilbank. As a short story, the language of *The Tears of the Trees*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cise language and strong regional customs, and possesses certain aesthetic value, which also brings difficulties to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aesthetic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translation aesthetics of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Tears of the Trees* from three aspects: accuracy, beauty and conciseness.

文章引用: 黄明敏. 翻译美学视角下的《树泪》英译本[J]. 现代语言学, 2023, 11(12): 5666-5670.

DOI: 10.12677/ml.2023.1112759

Keywords

Hong Ke, *The Tears of the Trees*, Short Story, Translation Aesthetics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短篇小说，小说的一种。其特点是篇幅短小、情节简洁、人物集中、结构精巧。它往往选取和描绘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断，着力刻画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反映生活的某一侧面，使读者“借一斑略知全豹”。《树泪》作为红柯短篇小说的优秀之作，在翻译上具备一定的挑战性，译本不仅要符合原文风格，传递原文思想，也应重现原文的美感。本文从翻译美学的视角出发，赏析胡宗锋和罗宾·吉尔班克英译的《树泪》。

2. 作者及译者介绍

(一) 作者

红柯，原名杨宏科，1962年6月出生于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凤鸣镇，1985年毕业于宝鸡师范学院(今宝鸡文理学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作家协会副主席。代表作有《美利奴羊》《金色的阿尔泰》《狼嚎》等。2018年2月24日，红柯因心脏病突发，在西安去世，享年56岁。

(二) 译者

胡宗锋，1962年生，陕西凤翔县人，原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现为陕西省翻译协会主席。英美文学与翻译专业硕士生导师，现为中国译协理事，陕西省译协主席。与人合译、合编以及主编的著作有：

《学拳击》(合译)《震惊世界的结局》(合译)《萨达姆的伊拉克》(合译)《英美文学精要问答》(主编)《中国传统文化习俗》(主编)《英语口语无师通》(合编)《英美文学选读及作品赏析》(编者)《飘》(汉语注释版)等十多部。

罗宾·吉尔班克(Robin Gilbank)，出生于1981年，英国北约克郡人，中世纪英语文学博士，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助理，从2008年起在西北大学任英美文学专家。出版有专著《最美丽的谎言家》(2012年)，《外国人看四川》(当代卷)，《罗宾博士眼中的陕西》《华夏风，英伦情》。合作翻译的有贾平凹的《废都》《土门》，陈忠实的《害羞》《舔碗》等。曾经获得陕西省人民政府颁发的“三秦友谊奖”和“第二届四川散文奖”特别奖。

3. 翻译美学

翻译理论与实践和美学思想一直有着无法分割的内在必然联系，方梦之《译学辞典》将翻译美学定义为：“揭示译学的美学渊源，探讨美学对译学的特殊意义，用美学的观点来认识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并运用美学的基本原理，提出翻译不同文体的审美标准，分析、阐释和解决语际转换中的美学问题。在充分认识翻译审美客体(原文)和翻译审美主体(译者)的基本属性的基础上，剖析客体的审美构成和主体的翻译能动作用，明确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之间的关系，提供翻译中审美再现的类型和手段，以指导翻译实践。”^[1]

刘宓庆早在1986年就指出“翻译理论与文艺美学的结合是我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基本特征。”他以原

语和目的语为审美客体,译者为审美主体,在主客观相互作用的动态模式下建立了翻译美学的基本框架。刘宓庆将翻译美学分为形式系统美学和非形式系统美学,前者涉及语音、句法和词汇层面,后者涉及意象和情感层面。他指出经过原语作者精心选择的有审美价值的用词通常符合“准、美、精”的标准。这一标准便为翻译再现原文美感提供了依据[2]。

4. 翻译美学视角下的《树泪》

(一) “准”, 用词准确

“准”即“用词准确”,不仅准确表达原意,而且准确适应语境、语法和逻辑上的合法性以及用词习惯上的切合妥帖[3]。

例 1: 一条大路从村子里奔出来,伸向原野辽阔丰满的胸部。

译文: A large road rushes out from the village, stretching towards the broad and plump expanse of the wild plain.

译者用了“the broad and plump expanse of the wild plain”来翻译“辽阔丰满的胸部”,十分准确地理解了原文的意思并在选词的时候考虑到了目标读者的接受能力,“plump”不仅保留了原野丰满起伏的含义,还避免了歧义。

例 2: 林子从村庄北边蔓延到山跟脚,蔓延到山里就没边边了。阿尔泰山大得没边边。

译文: It spans from the north of the village to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 then seems to have no other boundary. The Altay Mountains, in fact, are boundlessly huge.

红柯在前一句话中说到林子“没边边”,又在下一句中再强调一次阿尔泰山的大。译者在第二句话中加入了“in fact”,把原文隐藏的强调语气传递出来。而两句话都出现了“没边边”,译者在翻译时处理成了“have no other boundary”以及“boundlessly huge”,虽然中文的用词相同,但我们能明显感觉到语气是递进的,而对应的译文也将这种微弱的递进关系准确地表达了出来。

例 3: 天上什么都没有,就是一片蓝:无边无际的蓝天一直蓝到永远。

译文: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sky save for the blue hue of the sky. The limitless blue sky is perpetually blue.

这句话如果直译就是“*There is nothing in the sky, just the color of blue.*”少了一丝美感。译者将“就是一片蓝”译成了“*save for the blue hue of the sky.*”“*save for*”不仅涵盖了“*just*”的语气,更比后者多了一点文学性,“*hue*”的选词也比“*color*”更符合文章的风格,非常准确。

例 4: 草原在它最神奇的地方就出现美妙的图案,以花色形成许多色块。

译文: Enticing designs miraculously appeared in the unlikeliest parts of the grassland. Many blocks of color were configured by the flowers.

译者将“最神奇的地方”反译成“the unlikeliest parts”,巧妙地将“神奇”表达出来,不仅准确还传达出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二) “美”, 重现意境

短篇小说的美不仅体现在拟声词、叠词等本身具有音韵美的词汇上,也体现在词汇塑造出的意境。

例 5: 他接住,水就流出来了。水哗哗流到草叶上,跟下雨一样。他说:“下白雨哩。”

译文: He received the water and it gushed out. The water tinkled onto the grass as if it were rain. He exclaimed: “A sudden white downpour.”

主人公不小心将水弄洒了,译者用了“gushed out”,“tinkled onto”,“downpour”这一系列的词重现了水流出来的瞬间,不仅将拟声词翻译出来,还传递了弄洒水的突然性。阅读时十分有画面感。

例 6: 瓶子嘟嘟猛响,一下子空了。

译文: The bottle gurgled and was empty.

译者将“嘟嘟猛响”译成“gurgled”，太巧妙了。一个词把原文的拟声词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还增加了阅读时的趣味性，非常符合文章的风格。

例 7: 整个阿尔泰都在飒飒响动。秋天就是这样汹涌的飒飒声。

译文: The whole of the Altay district rustled. The season of fall was always loud with these rustling noises.

此句中有两个“飒飒”，译者将其分别翻译成“rustled”和“rustling”，模拟了树林响动的声音，虽然词源相同但发音略有区别，既起到了叠词的效果又没有重复。“was always loud with”也满分还原了“汹涌”，这两句话的翻译将我们带到了秋天里的阿尔泰。

例 8: 雨长出叶子。这是秋天最后的风景。

译文: The rain sprouted leaves. This was the denouement of the fall.

“sprouted”的用词具有延伸感，好像雨真的长出了叶子一般。“最后的风景”译成了“denouement”，这本来是一个法语词汇，意思是结局、终场，用在此处十分绝妙。原句用词精简，传达出了一份萧瑟之感，而译文通过“denouement”也将这份萧瑟体现出来了。

例 9: 树皮光滑洁白，在最光滑最洁白最柔嫩的地方，树液流出来了。

译文: The bark is smooth and white. In the smoothest, whitest and most tender place, the sap of the tree oozes out.

此句译文中最出彩的就是“oozes”，它将树叶的浓稠质地、慢慢渗出的速度都表现出来了，甚至就算读者对这个词汇有些陌生，在阅读发音的过程中也能感受树液流出的过程。

(三) “精”，精炼表达

“精”指的是精炼表达，没有冗余的话语。拖沓的用词没有美感，中文和英文都应该追求精炼的表达。

例 10: 他心里跳一下。

译文: His heart gives a stir.

这句话如果直译的话就是“He has a heartbeat.”但谁活着没有心跳呢？于是译文将其处理成了“gives a stir”，凝练简短地将主人公心里“咯噔”一下的状态译出来了。

例 11: 太阳就是从山上一点点走过来的，走着走着就飞起来。

译文: The sun walks from the mountain little-by-little and after that starts to soar.

译者在翻译“走着走着”时没有直译，直接用“after that”略去了。因为在中文表达习惯中我们习惯用“……着……着”这样的结构，但在英文表达中并没有这种习惯，这个处理使整句话更符合英语语境，也更简洁。

例 12: 狗又把头低下，嘴巴贴着石头上呜呜叫一阵。

译文: It then lowers its mouth to the rock and whines for a while.

原文中有“狗又把头低下”，但是在译文中只有“lowers its mouth”，译者把狗低头这一动作省去了，因为低嘴也需要低头，直接与后面半句话连起来翻译，非常简练也符合逻辑。

例 13: “你的眼睛里有一棵小白桦。”

“我的眼睛里有一棵小白桦。”

译文: “There is a small birch tree in your eyes.”

“A small birch tree in my eyes.”

原文的两句对话其实只有一个字不同，但是在译文中第二句话就变得更短。结合上下文就知道，这段对话的音量应该是只有两个人能听到，并且第二句话的语气应该是有些不知所措的。在不知所措的情

况下重复对方的话就应该是只保留重点，这两句对话翻译做到了精准的精炼。

5. 结语

文学翻译一直是翻译中的难点，而短篇小说的翻译因其“短小精悍”的特点更是给翻译出了一个难题。翻译短篇小说时要将原文表达和翻译美学完美结合。在翻译美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小说翻译，虽然给译者提出了不小的要求，但译者在翻译时也有了可以比对的标准。译者不仅要准确地译出原文的含义，传达原文的精神，更要把握好原文的风格，重现原文的精美。

参考文献

- [1] 方梦之. 译学辞典[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 [2] 刘宓庆. 翻译美学导论[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
- [3] 蒋慧, 余淼. 准美精: 翻译美学视角下的英译散文用词赏析——以张培基的英译本《故都的秋》为例[J]. 武陵学刊, 2019, 44(6): 108-112.